

鲁迅杰作选

鲁迅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

鲁迅杰作选

鲁迅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杰作选 / 鲁迅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5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

ISBN 978-7-5439-6192-0

I . ① 鲁… II . ① 鲁… III . ① 鲁迅著作—选集 IV .
①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317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李 莺

封面设计: 周 婧

鲁迅杰作选

鲁 迅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37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192-0

定 价: 28.00 元

<http://www.sstlp.com>

現代文藝選輯

魯迅傑作選

中學課外
優秀讀物

大公書局刊行

出版說明

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社會制度的轉型，思想束縛的解放，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迎來一個百家爭勝、異彩紛呈的局面，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且其視野之開闊、學識之淵博、影響之深遠，為前代所不及，亦為後人所難達。

有鑒于此，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以“民國首版經典叢書”之名將其影印出版。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合三十冊，分為“學術”和“文學”兩部分。其中，“民國首版學術經典”包括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王孝通《中國商業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呂思勉《歷史研究法》與《中國文字變遷考》（合一冊）、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劉師培《論文雜記》（合一冊）、呂思勉《理學綱要》、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柳亞子等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顧頡剛編著《妙峰山》等。

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如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或為總結先賢、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

入門必讀書；再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為文學變革鋪墊、利導。

“民國首版文學經典”則包括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集上編）》、朱湘《石門集》、邱東平《火災》、王實味《休息》與歐陽山等《給予者》（合一冊）、徐志摩《徐志摩選集》、邱東平《第七連》、蕭紅《生死場》、張資平《紅霧》、張資平《飛絮》、陳夢家編《新月詩選》、徐志摩《雲游》與《志摩的詩》（合一冊）、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葉靈鳳《紅的天使》、朱自清等《我們的六月》、《魯迅傑作選》、郁達夫《迷羊》、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錄》等。

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其影響既遠且廣。叢書中所收，不乏當時的“暢銷書”，如蕭紅的《生死場》，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紅霧》、《飛絮》等，一版再版，暢銷多年；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當時僅印發一千冊；如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輯上編）》，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已很難找到。

綜上，“民國首版經典叢書”內容包羅萬象，涵蓋詩歌、小說、散文、紀實文學、史學研究、理學、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所選皆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或為集大成之經典，或為震動當時、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其中不乏流傳很少、極難覓尋的孤本，我們苦心孤詣，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原版影印，精裝制作，以饗讀者。

編者

二零一四年二月

優秀
文藝

魯迅傑作選目次

第一篇 散文

踢.....	一
連環圖畫辯護.....	三
吃白相飯.....	八
從幫忙到扯淡.....	一〇
撲空.....	一二
題未定・草.....	一六
阿Q正傳的成因.....	二二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	三〇
華德焚書異同論.....	三九
抄靶子.....	四一

祝中俄文字之交.....

四三

論第三種人.....

四八

推.....

五三

非屢計也.....

五五

我們不再受騙了.....

五七

什麼是諷刺.....

六〇

第二篇 小說

阿Q正傳.....

六三

示衆.....

一一一

藥.....

一一七

孔乙己.....

一二七

魯迅文精選 第一篇 散文

踢

兩月以前，曾經說過「推」，這回却又來了「踢」。

本月九日『申報』載六日晚間，有漆匠劉明山，楊阿坤，顧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黃浦灘太古碼頭納涼，適另有數人在左近聚賭，由巡邏警察上前驅逐，而劉顧兩人，竟被俄捕弄到水裏去，劉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說，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的。但據顧洪生供，却道：『我與楊劉三人，同至太古碼頭乘涼，劉坐鐵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邊……俄捕來先踢劉一脚，劉已立起要避開，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經不及，乃轉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經人救起的。』推事問：『爲什麼要踢他？』答曰：『不知。』

「推」還要抬一抬手，對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費事的，於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專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現在還添了白俄巡捕，他們將沙皇時代對猶太人的手段，到我們這里來施展了。我們也真是善於「忍辱負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話

道：「喫了一隻外國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敗之後，都往山裏跑，這是我們的先帝軒轅氏趕他的。南宋敗殘之餘，就往海邊跑，這樣說也是我們的先帝成吉思汗趕他的。趕到臨了，就是陸秀夫背着小皇帝，跳進海裏去。我們中國人，原是古來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說，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氣給與窮人。此說其實是不確的，窮人在實際上，那里能夠得到和大家一樣的水和空氣。即使在碼頭上乘乘涼，也會無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罷，『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來相幫，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來為中國所禁止的，然而要預防『反動分子乘機搗亂』，所以結果還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終於是落浦。

時代在進步，輪船飛機，隨處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決不至於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國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這理由雖然簡單，却也複雜，故漆匠顧洪生曰：『不知。』

八月一日。

『連環圖畫』辯護

我自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小小的經驗。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哄笑裏了。

自然，這話裏，是埋伏着許多問題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樣的電影，倘用美國式的發財結婚故事的影片，那當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確另外聽過採用影片的細菌學講義，見過全部照相，只有幾句說明的植物學書。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學，就是歷史地理，也可以這樣辦。

然而許多人的隨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筆，牠能夠將粉塗在對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話好像小丑的打諢。

前幾天我在『現代』上看見蘇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藝論者的立場，將『連環圖畫』一筆抹殺了。自然，那不過是隨便提起的，並非討論繪畫的專門文字，然而在青年藝術學徒的心中，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再來說幾句。

我們看慣了繪畫史的插圖上，沒有『連環圖畫』，名人的作品的展覽會上，不是『羅馬夕照』，就是『西湖晚冷』，便以為那是一種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進意大利的教皇

宮——我沒有遊歷意大利的幸福，所走進的自然只是紙上的教皇宮——去，就能看見凡有偉大的壁畫，幾乎都是『舊約』、『耶穌傳』、『聖者傳』的連環圖畫。藝術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書上，題之曰『亞當的創造』、『最後之晚餐』，讀者就不覺得這是下等，這在宣傳了，然而那原畫，却明明是宣傳的連環圖畫。

在東方也一樣。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經英國人摹印了壁畫以後，在藝術史上發光了；中國的『孔子聖蹟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為收藏家所寶重。這兩樣，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連環圖畫，而且是宣傳。

書籍的插畫，原意是在裝飾書籍，增加讀者的興趣的，但那力量，能補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種宣傳畫。這種畫的幅數極多的時候，即能只靠圖像，悟到文字的內容，和文字一分開，也就成了獨立的連環圖畫最顯著的例子是法國的陀萊（Gustave Dore）他是插圖版畫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樂園』、『吉訶德先生』，還有『十字軍記』的插畫，德國都有單印本（前二種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書的梗概。然而有誰說陀萊不是藝術家呢？

宋人的『唐風圖』和『耕織圖』，現在還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於仇英的『飛燕外傳圖』和『會真記圖』，則翻印本就在文閣書局發賣的，凡這些也都是當時和現在的藝術品。

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版畫復興了，許多作家，往往喜歡刻印一些以幾幅畫彙成一帖的『連作』(Blattfolge)這些連作，也有並非一個事件的，現在為青年的藝術學徒計，我想寫出幾個版畫史上已經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連續事實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應該舉出來的是德國的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為霍普德曼的『織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畫外，還有三種，有題目，無說明——

一『農民鬥爭』(Bauernkrieg)金屬版七幅；

二『戰爭』(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無產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畫，為中國所知道的梅斐爾德(Carl Mellert)是一個新進的青年作家，他曾為德譯本斐格納爾的『獵俄皇記』(Die Jagd nach Zaren von Vera Figner)刻過五副木版圖，又有兩種連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題詩一幅；

二『養護的門徒』(原名未詳)木刻十三幅。

比國有一個麥綏萊勒(Frau Masson)在歐洲大戰時候，像羅曼羅蘭一樣，因為非戰而逃

出過外國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書，只有書名，連小題目也沒有。現在德國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 München）每本三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見過的是這幾種——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禱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沒字的故事』（Geschichte o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陽』（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ork）木刻，幅數失記；

六、『一個人的受難』（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國作家的作品，我曾見過希該爾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紐約的『約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還有一本石版的格羅沛爾（W. Gropper）所畫的書，據趙景深教授說是『馬戲的故事』，另譯起來恐怕要『信而不順』，只好將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國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為那作品定價貴，但曾經有一本小書，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一百

字的說明作者是有名的吉賓斯 (Robert Gibbings) 限印五百部，英國紳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現在恐怕已將絕版，每本要數十元了罷。那書是——

『第七人』 (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總算舉出事實，證明了連環圖畫不但可以成爲藝術，並且已經坐在一『藝術之宮』的裏面了。至於這也和其他的文藝一樣，要有好的內容和技術，那是不消說得的。

我並不勸青年的藝術學徒蔑棄大幅的油畫或水彩畫，但是希望一樣看重並且努力於連環圖畫和書報的插圖，自然應該研究歐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於中國舊畫上的繡像和畫本，以及新的單張的花紙。這些研究和由此而來的創作，自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作家的受養着些人們的照例的歎賞，然而敢相信對於這，大衆是要看的，大衆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喫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至於「喫白相飯」，那恐怕還是用文言譯作「不務正業，游蕩爲生」，對於外鄉人可以比較的明白些。

游蕩可以爲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問一個男人，或向一個女人問她的丈夫的職業的時候，有時會遇到極直截的回答道：「喫白相飯的。」

聽的也並不覺得奇怪，如同聽到了說「教書」，「做工」一樣。倘說是「沒有什麼職業」，他倒會有些不放心了。

「喫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章上所看見的，幾乎都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只因爲未必全用在一件事上，所以看起來好像五花八門了。

第一段是欺騙。見貧人就利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却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爲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屈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

敗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風頭」再出現。

有這樣的職業，明明白白，然而人們是不以爲奇的。

「白相」可以喫飯，勞動的自然就要餓肚，明明白白，然而人們也不以爲奇。

但「喫白相飯」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爲他還直直落落的告訴人們說，「喫白相飯」。

六月二十六日。

從幫忙到扯淡

『幫閑文學』曾經算是一個惡毒的貶辭——但其實是誤解的。

『詩經』是後來的一部經，但春秋時代，其中的有幾篇就用之于脩酒，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却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現有的作品看起來，他已經毫無不平，是一位純粹的清客了。然而『詩經』是經，也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屈原宋玉，在文學史上還是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中國的開國的雄主，是把『幫忙』和『幫閑』分開來的，前者參與國家大事，作爲重臣，後者却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不滿于後者的待遇的是司馬相如，他常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却暗暗的作了關於封禪的文章，藏在家裏以見，他也有計劃大典——幫忙的本領。可惜等到大家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壽終正寢』了。然而雖然並未實際參與封禪的大典，司馬相如在文學史上也還是很重要的作家。爲什麼呢？就因爲他究竟有文采。

但到文雅的唐主時，『幫忙』和『幫閑』的可就混起來了，所謂國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詞臣，我們在南朝的幾個宋代時，可以找出這實例，然而主雖然『忠』，却不『能』，所以那些幫閑者，文